

北语学人书系

第 二 辑

赵日新
方言研究文集

赵日新 著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PRESS

北语学人书系

第二辑

赵日新

方言研究文集

赵日新 著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PRESS

©2019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社图号 18272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赵日新方言研究文集 / 赵日新著. — 北京 :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2019. 1

(北语学人书系. 第二辑)

ISBN 978-7-5619-5417-1

I. ①赵… II. ①赵… III. ①汉语方言—方言研究—文集 IV. ①H1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94069 号

赵日新方言研究文集

ZHAO RIXIN FANGYAN YANJIU WENJI

排版制作: 北京创艺涵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责任印制: 周 燧

出版发行: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15 号, 100083

网 址: www.blcup.com

电子信箱: service@blcup.com

电 话: 编辑部 8610-82303647/3592/3395

国内发行 8610-82303650/3591/3648

海外发行 8610-82303365/3080/3668

北语书店 8610-82303653

网购咨询 8610-82303908

印 刷: 北京虎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版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6.25

字 数: 262 千字

定 价: 68.00 元

PRINTED IN CHINA

出版说明

北京语言大学是一所以语言教学与研究为特色和优势，中文、外语及相关学科协同发展的多科性大学，已成为我国中外语言、文学、文化研究的学术重镇和培养涉外高级人才的摇篮。近年来，随着中国语言文学和外国语言文学两个一级学科博士点的建立和发展，中、外语言文学已然成为北京语言大学的两大支柱学科。依托这两大学科，一批学科带头人和学术骨干脱颖而出，其中有的已成为本专业领域的领军人物。北语学人在学界已成为一支不可或缺和不可忽视的力量。

倏忽之间，北语建校已经 55 周年。55 年来，代有才人出。5 年前，建校 50 周年时，在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的支持下，学校对北语学人珍贵的学术积累进行了系统梳理，将北语学人的优秀成果集结成册，交由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出版，“北语学人书系（第一辑）”得以问世。为体现北语学术的原创性和延续性，“北语学人书系（第二辑）”的出版计划于 2017 年北语 55 周年校庆之际制订，科研处根据校学术委员会的遴选标准征集了 10 位博士生导师的论文，每人自成一册，陆续出版。书系内容涉及语言、文学、文化研究的诸多方面，可谓百花齐放。

为完成这批高质量书稿的征集和出版工作，校科研处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各位作者积极甄选论文，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的领导高度重视，编辑们付出了辛勤的劳动。这正是北语精神的具体体现，亦当记录并彰扬也。

北京语言大学

2017 年 12 月

目 录

- 001 / 浅论语音属性与音变
- 011 / 汉语方言语音弱化及其后果
- 028 / 中原地区官话方言弱化变韵现象探析
- 048 / 汉语方言中的“[i]>[ɿ]”
- 062 / 安徽省的汉语方言
- 075 / 徽语的特点和分区
- 090 / 徽语跟周围方言的关系
——兼谈徽语的性质和归属
- 109 / 徽语的词汇特点
- 127 / 徽语的小称音变和儿化音变
- 136 / 古清声母上声字徽语今读短促调之考察
- 142 / 徽语古全浊声母今读的几种类型
- 153 / 徽语中的长元音
- 160 / 中古阳声韵徽语今读分析
- 169 / 从历时和共时谈“-看”
- 179 / 说“个”
- 194 / “做”的语法化
- 210 / 徽州方言“物/物事”的量级用法
- 222 / 汉语东南方言量词的语法功能
- 237 / 形容词带程度补语结构的分析
- 251 / 后记

浅论语音属性与音变^{*}

一 语音的属性

语言是交际工具，但语言又并不只是交际工具。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信息载体，是符号系统。语言虽然不是一种自然现象，也不只是生理现象和心理现象，但语言作为人类发音器官发出来的声音，作为交际工具，作为符号系统，不仅具有物理性质，还具有生理、心理、社会属性，其发声和感知同样是语言产生的重要因素，而社会属性更是语言得以成为语言的本质属性。

语音的属性包括物理属性、生理属性和社会属性。物理属性即音高、音强、音长和音色，生理属性指语音是由人的发音器官发出来的表示一定意义的声音，社会属性是语音的本质属性。以往的语音研究重视语音的社会属性（从语言的工具性角度考虑），认为音类比音值更重要，对语音的其他属性特别是生理、心理属性重视不够。

关于语音的物理属性，过去大多只重视具有区别意义功能的音高、音强和音

^{*} 本文合作作者吴迪（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语言学系）。

长等,而对音色即一个声音区别于其他声音的特色,大多只从形成不同音色的原因角度泛泛而谈;对语音的生理属性,大多只是介绍发音器官以及常见的发音部位;关于语音的社会属性,一般也只从语音和语义之间没有必然联系、语音的系统性等角度来加以说明。从静态角度说明语音属性自然是必要的,不过从语音属性与音变的关系角度来看,语音属性的重要性尚未得到充分的认识。

索绪尔指出,语言符号本身及构成符号的两个方面——概念和音响形象的价值是“由围绕着它的要素决定的”(索绪尔,1999:162)。“在词里,重要的不是声音本身,而是使这个词区别于其他一切词的声音的差别。因为带有意义的正是这些差别。”(索绪尔,1999:164)“语言不可能有先于语言系统而存在的观念或声音,而只有由这系统发出的概念差别和声音差别。一个符号所包含的观念或声音物质不如围绕它的符号所包含的那么重要。”“语言只要求有区别”(索绪尔,1999:165),而不一定“要求声音有不变的素质”(索绪尔,1999:166)。音位学的这些核心思想如此深入人心,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人们对“声音本身”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实际语流中的音段及其组合体都是物理属性、生理属性、社会属性乃至心理属性的复合体。只有全面认识所有的语音属性,才能为音变的分析和预测提供可能。

本文从语音的物理属性、生理属性、心理属性三个方面探讨其与音变的关系。本文认为,语音的物理属性、生理属性(主要指发音的声学特征)是引起音变的最基本条件,今天的音类也许是昨天的音值,今天的音值很可能就是明天的音类。

语言接触中对权威方言或外方言音类的习得或“折合”往往受制于发音器官的既成习惯以及对语音的选择性感知,从而引起“中介语”与“目的语”的偏差,本文将这种因语音的生理和心理属性造成的偏差也看成是一种广义的“音变”。

语音的其他属性都是在其社会属性之下发挥作用的,但从音变的角度来看,其他属性同样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二 语音变化的实质

以往讨论语音变化的原因，谈外因的居多，讨论内因的较少。所谓语音变化的外因，大多指周边方言或权威方言的影响、移民的影响等；谈到语音演变的内在原因，则多从音节内部声、韵、调各个部分互动的角度来分析，除了“省力”“语音系统的制约”“某个音段的变化引起的系列变化”等说法外，大多语焉不详。

就语音演变的内因而言，省力原则、音节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协调，以及语音系统的制约的确是重要的条件，但问题是，同样的音节，为什么在有的方言中会发生变化，而在有的方言中不发生变化？或者在有的方言中发生这样的变化，而在别的方言中发生那样的变化？从音位学的观点来看，很难解释为什么相同的语音条件会发生不同的变化。相同的语音条件发生不同的变化固然跟音变规律起作用的时间、地域有关，但语音自身的原因特别是具体音值或发音特征的差别应该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从音系的角度看，音位是区别特征的总和。区别特征是一套音系的若干对对照或对比特征。从发音上看，每个音段都可以分析为若干个语音特征，所以每个音段也就可以用一束语音特征的集合来表达。理论上对某个音段语音特征的描写主要关注它跟别的音段的区别以及它的本质特征，但在实际的语流中可能只是其中的某个特征被突显，或者是本质特征以外的某个相关特征被唤醒。比如元音 [u]，从音系学的角度分析，一般具有 [+高][+后][+圆] 的特征，这些特征是从它与别的音段相区别的角度得出来的，但在实际的语言或方言中，导致该音段所处的音节发生变化的特征也许并不是 [+高][+后][+圆] 特征的“合取”，而可能是其中的某一个特征（比如 [+后]）得以突显，或者是跟 [+高][+后][+圆] 相关的某个特征（如“唇”或“摩擦”）在某种条件下被唤醒。这就像词典对词条的释义，只要求反映其本质特征及该概念与其他概念之间的本质区别，而对于其他特征则往往忽略不计，比如《现代汉语词典》对“桌子”一词的释义是“家具，上有平面，下有支柱，在上面放东西或做事情”，但在“小孩有桌子那么高了”这样的句子中，唤醒的却是“桌子”释义中并不存在的“高度”的属性。

音位有自由变体和条件变体，音位的条件变体往往跟其出现环境即前后音段有关，这些不同的变体在语音特征上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从音位角度看没有对

立,所以归纳为一个音位。在不同的方言中,相对应的同一音位(音类)的不同变体,其音值很可能具有不同的发音特征,呈现出不同的音值特点,而这,很可能就是起变/不变的源头。

语音演变规律的时间性、地域性可能更多的只是一种表象,影响或决定语音演变的条件才是本质。这种条件中,语音的物理、生理、心理属性应该是其中较为重要的因素。

三 语音的物理声学属性与音变

3.1 结构主义语言学强调相同的语音条件应该引起相同的语音变化,此话固然不错,但所谓“相同的语音条件”多数是从音位层面来说的,具体到实际音值也就是声音的物理属性层面,条件很可能并不完全相同,这就是我们可以观察到众多“相同”的语音条件却引起不同的语音变化现象的原因。

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特别是音位学理论指导下的语言调查包括汉语方言调查,都特别强调音位的归纳,虽然后期音位学强调语音的声学特征,但并未将这些特征跟音变有机地联系起来。对描写语音系统来说,音位归纳自然是非常必要的,但各个音位具体的声学特征和发音特征也应该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

音类比音值重要的绝对化认识导致近些年来的汉语方言调查对具体音值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如今的众多方言调查报告对声、韵、调具体音值的描写都非常简略,有的甚至从缺。老一辈方言学者如赵元任等都非常重视方言具体音值的详尽描写,但这一传统并未得到很好的继承。

音位归纳固然便于方言之间的比较,但音位归纳可能会使不同方言的特殊个性被模糊、被掩盖、被抹杀,可能造成“千言一面”的结果。以往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的音值方面,其实也是体现方言个性、特殊性的重要方面。音值的重要性主要表现在:反映一个方言的特殊语音面貌和个性;某些音类对应但具体音值不同的音,其后续的变化往往正是由其不同音值所引起的;某些音值特征会导致所在音节发生一系列的变化,使同一个方言发生不同的分化,使音节面貌呈现不同的特点。如晋语、中原官话汾河片都有长元音韵母,虽然长短元音不对立,却能显

示一种不同于普通话的特殊的韵母结构，高元音作为韵腹而央低元音作为韵尾，这种音值上的特点反映的是这一带方言的特殊语音面貌。又如徽语长元音与短元音不对立，没有音位价值，但长元音会引起音节的系列变化，如“饭”在祁门方言的读音：祁山镇 [fũ:ɐ] → 箬坑乡 [fũ:ᵐɐ] → 芦溪乡 [hmũ:ᵐɐ]，忽略长元音的具体发音特点，就无法解释芦溪方言“饭”字的读音，无法解释“饭”字的声母何以变为 “[hm]”。

一些经典的方言调查报告对音值的描写大都非常详细，显示了作者在听音辨音方面的超强能力，如赵元任《台山语料》：

鼻音 m, n, ng 听起来发硬，是因为它后头总带一点浊塞音流，换言之当鼻音声母完毕元音韵母开始的时候，鼻腔关的太早，口腔开的太迟，所以结果 ma, na, nga 读成 m^ba, n^da, ng^ka。但在韵尾的 m, n, ng 没有这种现象。元音 e 在开尾跟在附声韵尾 em, en, ep, et 比在复元音 ei, eu 较开，前者近乎第三标准元音（“反 3” 音标），后者近乎第二标准元音，但是都向半中间一点。韵母 ie 不跟 e 独立，是跟它自由掉换的，但是稍为有一点以声母部位为条件，就是顎音声母后读 ie 的多，在其他声母后读 e 的多。至于附声韵母 iem, ien, iep, iet 只见于王君读音。这里的字在李君全用 em, en, ep, et。

又如《汉语方音字汇》温州：

元音 a 在单韵母中和在韵尾 -u 前为 A，在韵尾 -i 和 -ŋ 前偏高，近于 e。元音 ε 偏高。元音 o 在声母 p、k 组后偏高为 u。元音 i、u、y 偏高，u 除在韵母 uo 中以外，一般都唇齿化。各元音唇形接近自然，开唇元音不很展，圆唇元音不很圆。韵头（介音）i、u、y 一般发音短促，带辅音性；但在韵母 ie、uo、yo 中较长，为元音性。元音性介音 i、u 在部分 ie 韵母字（梗摄二等）和 uo 韵母字（t、ts 组声母）中部位不稳定，常偏低为 e、o。介音 y 在 yo 韵母中实际上分裂为 iu。

这些详细的音色描写一方面将发音特征细化，反映了方言中音类的实际读音，也可以为其后来可能发生的变化提供线索。

当然，以往我们很难做到对语音声学特征的准确描写，也受到物质条件（如

录音质量、语音分析仪器)的限制。老一辈语言学家的音值描写也还只是对客观语音事实的具体描写,这样的描写其实是带有较大主观性的,即便调查人有很强的听音辨音能力,也还是会有很强的个体差异。准确的声学特征的描写有赖于客观的声学实验。

3.2 忽视音值的重要性,语音的某些变化就不容易解释清楚。比如汉语方言中高元音是否有摩擦、摩擦的强弱在音系中也许并没有音位价值,但却可能引发不同的变化。不同方言的“送气”有强弱的区别,虽然没有音位价值,但也同样可能引发不同的变化,粤语溪母字、赣语透定母字今读擦音的现象,应该就跟早期的强送气特征有关。比如同样是送气的 $[p^h]$,汉语普通话和印地语的 VOT (Voice Onset Time) 就有很大的差别。(Chao et al., 2006; Ladefoged, 1975) 不少汉语方言有 $[i] > [ɿ]$ 、 $[y] > [ʏ]$ 、 $[u] > [ʊ]$ 的变化(有的还会引起声母的变化,比如随着 $[i] > [ɿ]$ 、 $[tɕi] > [tsɿ]$ 等),不少方言有 $[tɕu] > [pfu]$ 的变化,但是同样也有更多的方言并不发生这样的变化。为什么相同的语音条件会发生不同的变化?一方面固然跟语音演变规律具有时间性、地域性、条件性有关,但另一方面也很可能跟不同方言中 $[i y u tɕu]$ 具有不同的发音特征有关。比如发生 $[i] > [ɿ]$ 、 $[y] > [ʏ]$ 、 $[u] > [ʊ]$ 音变的方言,可能在起变时的 $[i y u]$ 的音值就有不同于其他方言的特点,比如可能略有摩擦,这种“与生俱来”的摩擦特征(最初可能并不明显)可能会逐渐积累逐渐强化。而其他方言的 $[i u y]$ 也许就是典型的元音,不带摩擦。 $[tɕu] > [pfu]$ 的变化,也应该跟早期的 $[tɕu]$ 的发音特征(比如声母的实际发音部位、 $[u]$ 的唇化特征等)有密切关系。音位上具有同一性,但音值上的细微差异不断积累强化,最终使得具有不同发音特征的同一音位走上不同的演变道路。

3.3 音值或发音特征的描写包括诸多方面,比如部位:辅音的具体阻塞部位、元音的具体舌位和唇形、主要部位之外其他部位的位置及协同情况,随着技术手段的提升,对发音部位变化的测量逐渐得到重视,比如早期的 X 光、超声波成像,近年来的电子颚位仪(EPG)、核磁共振(MRI)等。

发音方法:送气度、浊度、强度(音强)、长度(音长)、音高、圆唇度、腭化度、元音摩擦度、元音鼻化度、鼻尾/塞尾的显著度、动程的有无、动程的大小、韵尾的圆唇度/展唇度、韵头的圆唇度/展唇度、韵头的摩擦度、声韵结合

的和谐度、声韵调结合的和谐度、零声母前摩擦的有无或强弱等等。

携带多种语音属性的单个音素进入音节、语流之后，不同的音素之间还有一个互谐的问题。同一个音素在跟不同音素组合时，在语音属性上会发生不同的变化，或者说，某个/些属性会得到突显，其他特征有可能被屏蔽，这也是音值或发音特征描写不可缺少的部分。比如声母发音部位的变化往往跟介音、主元音有关，反之亦然，声母的发音特征也会影响到介音和主元音，发音方法的变化往往跟韵尾、声调有关；韵母中鼻韵尾的弱化甚至脱落跟主元音的舌位、是否享有鼻化特征有关，也部分地跟声母有关，塞尾的弱化或脱落往往跟声调有关；声调的变化往往跟声母的发音方法、韵母（包括韵尾、主元音、韵母的单复等）有关。

当然，要对上述所说的诸多特征进行详细准确的描写，对调查人的听音辨音能力有很高的要求，在这方面，实验语音学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多实际的帮助。

四 语音的生理/心理属性与“音变”

语音的生理属性指语音是由人的发音器官发出来的，人类的发音器官能够发出的音从理论上来说是无限制的，但母语中能够用到的音却是很有限的，成年人因为长期说母语的缘故，发音器官已经习惯于在某些部位用某些方法来发音，而在其他部位，或在同一部位用其他方法发音则受到了某种程度的抑制。操不同母语的人，其发音器官习惯于在某些部位用某些方法来发音，而对同一部位用不同方法发音或同一方法在不同部位发音会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

所有的音段都是发音器官作为一个整体协同作用发出来的，归纳一个音段区别于其他音段的本质特征，主要考虑的是主要的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而对次要部位或协同部位往往不予考虑，但引发语音变化的并不都是主要部位，次要部位或协同部位有时也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其实，即便同一方言的同一音位，即使语音声学特征完全一样，也可能有不同的发音生理机制，比如同样是北京话的擦音和塞擦音，不同的说话人发同样的擦音和塞擦音的时候，会有显著的个体差异。（Ladefoged & Wu, 1984）

人们对语音的感知并不都使用单一声学特征，不同的人对同一个音段的感知可能不同，同一个人感知到的音与发出来的音也可能不存在同一性。语音生理属

性和心理属性的这些特点在语言接触、语言习得过程中有重要的制约作用,语音偏误的产生很多就是因为这些特点的作用,这也是音变“听者启动/学习者启动”说的重要根源。

4.1 不同母语者发音器官的构造虽然大致相同,但各自母语中所具有的音素并不完全相同,这样一来,操不同母语的人在某些发音部位、发音方法上就形成各自的发音习惯,发音器官只在几个常见的部位活动,这种发音习惯在一定程度上会抑制其他发音部位或发音方法。其他语言或方言如果有母语中没有的发音部位或发音方法,一般就不容易发出来,或者需要经过学习或习得才能准确地发音。比如对说汉语的多数地区的人来说,唇齿部位发塞擦音、齿间发塞擦音擦音、舌面塞音等就比较困难;对没有浊声母的方言母语者来说,发浊声母也不容易;对某些母语中不存在的发音组合,习得往往也有很大的难度。方言中不分平翘舌、不分前后鼻音的人在学习普通话的卷舌声母、前后鼻音韵尾时,在学习的初级阶段很可能将其对应于母语中的平舌音声母或其中某一个鼻音韵尾。中国人学外语比如说英语时,对于英语中有而母语中没有的音素,在学习的初级阶段就可能拿母语中具有的近似的音去对应,比如将 English 最后的音发成 [ʃ] 或 [ç], 将英语的 three 中的 [θ] 发成 [s]。

音变受到发音生理的制约,这本来就是不言而喻的事实。近三十年来,美国语言学家 John Ohala 等人提倡用实验方法来研究音系学,这是一种以语音为基础的音变研究。在解释音变的机制方面,Ohala 等人认为,音变的激发除语音学本体以外没有其他任何特定目标,所以更多地是从语音的发音、声学、感知的本体考虑和解释音变的原因。一个音段各个部分的相互制约关系并不是发音人刻意为之的,而是以发音生理条件为基础的自然协调的结果。(Ohala, 1989; 陈忠敏, 2008)

4.2 语音感知是语言认知的一部分,是一个动态的、复杂的信息加工过程:耳朵听到各个音段的物理特征,通过一系列生理、物理的处理过程变成易懂的音位;听音人根据自身熟知的母语音系,或通过学习,将所听到的语音进行归纳、对比,从而辨别出不同的特征或音位;对语音感知的正确程度取决于听话人的母语习惯,听话人常常因为自身母语音系与所听音系的不同,造成感知上的“偏误”。

不同母语者应该有不同的语音感知。比如母语方言中如果不能区分 [n-] 和 [l-]、[-n] 和 [-ŋ]、[ts-] 和 [tʂ-]，在感知普通话中这些有对立的音位时就可能出现相混的现象；对一个有鼻尾韵的方言母语者来说，[ã] 和 [an] 可能并没有多少差别，对一个没有浊音声母的方言母语者而言，[p-] 和 [b-]、[t-] 和 [d-]、[k-] 和 [g-] 的区别也没有多少实质性的意义。习得共同语或其他方言时，因母语习惯而造成的感知上的偏差自然就会带来发音上的偏误。“语音变异是复杂的，声波从说者传到听者经过外界杂音‘过滤’等因素的参杂，听者的感知校正不见得每次都会起作用，所以只有当感知校正失效，听者把 [su] 当作了 [ʃu]，这才是音变的起端，换句话说，音变的激发是由于听者的感知校正失效。”（陈忠敏，2008）

汉语方言的语音感知研究目前还很少见，这是今后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

应该指出的是，语音的物理属性和生理属性有时候是交织在一起的，共同体现为发音的声学特征，本文将它们分开只是为叙述的方便。

音类重要，但音值也并不是无足轻重的，正如钱曾怡先生（2007）所说：“语音研究时刻都离不开音类和音值问题。音值决定音类的划分，可是相同的音值在不同的方言里未必属于相同的音类。在汉语发展中，声母和韵母的音值两相牵引或排斥，又互为条件。声、韵、调的音类划分有各自不同的特点。搞清音类和音值问题，对初学者至关重要。”本文只是就语音属性与音变的关系做了一些粗浅的思考，希望借此引起学界特别是汉语方言学界对音值或具体发音特征的重视。

:: 参考文献 ::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语言学教研室（2003）《汉语方音字汇》（第二版重排本），语文出版社。

陈忠敏（2008）音变研究的回顾和前瞻，《民族语文》第1期。

钱曾怡（2007）谈谈音类和音值问题，《语言教学与研究》第1期。

索绪尔（1999）《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

王福堂（2005）《汉语方言语音的演变和层次》（修订本），语文出版社。

王洪君(2008)《汉语非线性音系学》(增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赵元任(1951)台山语料,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三本上),中华书局。

朱曼殊主编(1990)《心理语言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Chao, K.-Y., Khattab, G. & Chen, L.-M. (2006) Comparison of VOT patterns in Mandarin Chinese and in English. In *Proceedings of the 4th Annual Hawai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rts and Humanities*, 840-859.

Ladefoged, P. (1975) *A Course in Phonetics*. Orlando: Harcourt Brace. 2nd. ed. 1982, 3rd ed. 1993, 4th ed. 2001, 5th ed. 2006 (Boston: Thomson/Wadsworth).

Ladefoged, P. & Wu, Z. (1984) Places of articulation: an investigation of Pekingese fricatives and affricates. *Journal of Phonetics*, 12: 267-278.

Ohala, J. J. (1989) Sound change is drawn from a pool of synchronic variation. In L. E. Breivik & E. H. Jahr (eds.), *Language Change: Contributions to the Study of Its Causes*. (Series: *Trends in Linguistics, Studies and Monographs*, No. 43).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173-198.

Pierrehumbert, J. (1990) Phonological and phonetic representation. *Journal of Phonetics*, 18: 375-394.

原载《承泽堂方言论丛——王福堂教授八秩寿庆论文集》

李小凡、项梦冰主编,语文出版社,2014年

汉语方言语音弱化及其后果

提 要 本文首先简述什么是语音弱化，将语音弱化分为历时演变过程中的弱化、语流中特定位置的弱化、伴随语法化的语音弱化三种，举例分析三种弱化各自的特点，并深度描写语音弱化的具体过程及其结果，文章最后简要分析语音弱化的动因。

关键词 语音弱化；变韵；中和；“语音交替”；动因

罗常培、王均（1957）《普通语音学纲要》：“清音的气流强，它的噪音的成分比浊音强，因而清音又称强辅音，浊音又称为弱辅音。从另一个角度说，凡是对于语音的继续阻力大的叫强辅音，对于语音的继续阻力小的叫弱辅音。噪音对于语音的继续阻力就比响音大，所以噪音比响音强。塞音、塞擦音对于语音的继续的阻力比擦音、鼻音、边音、颤音大，所以塞音、塞擦音就比擦音、鼻音、边音、颤音强。总之，凡是由较强的辅音变为较弱的辅音，也就是由对于语音的继续的阻力较大的音改变为对于语音的继续的阻力较小的音的变化就叫做辅音的弱化。”换句话说，辅音的强弱可以用发音部位接触得松紧来定义，发音部位接触

得越紧密辅音越强,发音部位之间没有接触也即气流不受阻碍的音素(元音)最弱。

王洪君(2008)列出音素的强度顺序(从左到右依次减弱):塞音—塞擦音—擦音—鼻音—流音—半元音—元音。

同样是塞音,浊塞音比清塞音弱;同样是塞擦音,浊塞擦音比清塞擦音弱;同样是擦音,浊擦音比清擦音弱;同样是元音,单元音比复元音弱,央元音比前、后元音弱。

音素的响度与强度相反,音素的响度顺序(从左到右依次减弱):元音—半元音—流音—鼻音—擦音—塞擦音—塞音。

语音弱化的类型有历时演变过程中的弱化、语流中特定位置的弱化、伴随语法化的语音弱化。

一 三种不同性质的语音弱化

1.1 语音历时演变过程中,有些强度大、响度小的音素/音位变为强度小响度大的音素/音位,这就是语音演变中的弱化音变。

古今声母演变过程中,古全浊声母有清化和弱化两种演变路径。其中的弱化指的是,某些方言的古浊塞擦音今读为浊擦音,或进一步演变为近音或零声母;古浊塞音今读闭塞成分轻微,向通音转化,或读为鼻边音声母,甚至脱落。如芜湖红杨方言(属宣州片吴语)浊塞音闭塞成分很轻微,大多已向通音转化,并带上先气流,浊塞擦音大都弱化为擦音,读为弱化的[hw hv hɿ hr hl hj]等,同属宣州片吴语的泾县茂林方言,几乎所有的古浊塞音、浊塞擦音、浊擦音声母都弱化为[h]声母:

屯定=同定=存从=层从=松邪,~树=沉澄=陈澄=程澄=虫澄=崇崇=神船=绳船=臣禅=丞禅=城禅=痕匣=宏匣=虹匣[həŋ²⁴];

潭定=蚕从=寒韩匣=缠澄=蝉禅=团糰定=锻段缎定=传澄,~达=椽澄=船船[hɛ²⁴];

十拾船=入日=侄澄=实船=突定,~然=术白~述澄=特定,~别=贼从=直值澄